

粵



興

粵風序

民國十年的冬天，我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裏翻看李調元輯刻的函海。無意中在第二十三函裏發見了粵風一種，裏面都是當時粵中各民族的歌謠。這使我詫異得很，因為我常覺得搜集歌謠是我們一班人破天荒的工作，如何在一百多年以前竟有人先我而爲之呢。

過了一年，到上海服務。小說月報的編輯鄭振鐸先生囑我寫些文字，我便從札記裏鈔出考證文學書的短札若干條送去，其中的一條是介紹粵風的。這便是引起鍾敬文先生注意此書的由來。

現在鍾先生已把此書整理完工了。

我真高興，想不到五年以前一瞥中的驚訝竟造成了這件事實！所可惜的，狼歌和獐歌爲了需要翻譯之故，不能卽和粵歌和搖歌合併。

粵風凡四卷，總題「羅江李調元輯解」，但每卷之首又各有原輯的人名：「歌是睢陽修和，搖歌是濠水趙龍文，狼歌是東樓吳代，獐歌是四明黃道原。他們是河南安徽浙江人，如何會去搜集粵中各族的歌謠？更如何想得到去搜集粵中各民族的歌謠？」我頗疑他們是李調元的幕僚，在李氏游宦粵中的時候得他的指導而輯成的。

以前中國學界，正統派的勢力太强

了。不但是理學考據學方面崖岸極高，範圍極狹，就是文學方面，也是十之八九沈溺在摹古之中，極少和民衆們接近的。說到歌謠，固然古書裏常有得看見，然而所以記載之故哪裏爲的是歌謠的本身，只因要證實它的豫言的應驗，或因要利用它的對於政界人的譏評。他們注意的結果，徒然造成了許多假的歌謠。例如漢書王莽傳說的『莽每欲有所爲，不明言，但微示風采，而諸姦黨悉承其意指行。』采風使王暉等八人詐造歌謠凡三萬言，稱頌莽功德；莽皆封列侯。』因爲民衆的歌謠是士大夫們所代辦的，所以歌謠也就變成了『謠言』！什麼『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什麼』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都是點綴昇平，爲君主裝面子的舉動，離歌謠的本意不啻十萬八千里。

現在人常說詩經是古的歌謠集，這是大錯的。詩經只是一部樂歌集，是樂工們的曲本，應用於祭祀和宴享之間的；不過國風裏的若干篇富有歌謠的成分而已。不幸這若干篇富有歌謠成分的樂章又給儒者盡量附會，使得篇篇和國君卿大夫們發生關係。例如靜女和將仲子明明都是情詩，卻說是刺衛宣公和鄭莊公。自漢代鬧到清代二千餘年，總不能解去這個束縛。這一點極平常的歌謠意味還不能了解，如何會得去賞鑑真的歌謠！

在這種杜造歌謠以應合政治，更用政治事實未解釋歌謠的漫天煙霧之中，要尋求雙眼不瞞的人，那只有幾個具有文藝天才的才子。惟有才子，纔能不受傳統思想的束縛，獨去尋求沙漠裏的綠洲，荒園中的芳草。金聖歎和袁子才在詩文上的特殊的見解，是大家知道的。在歌謠上，則有明代的楊慎和清代的李調元。楊慎著有古今風謠一書，是歌謠專書的鼻祖。不過只從書本上搜輯，實際僅有古歌。

到了李調元，纔敢更進一步，從民衆口中寫錄出來。這事在我們看雖覺得平平無奇，但在百餘年前學術專制的時候，不能不說是一件極大膽的創舉。他一任歌謠

的自然，不加上任何索隱，而所錄的以情歌爲特多，這很可給與讀者一種看歌謠的正確的眼光。而且他分了民族去搜輯，使人約略窺見獠獠諸族的文化；他又不因言語的隔膜而束手，引起讀者研究方言的興趣：這都是極可佩服的事情。詩經的訓解咧。歷代的童謠咧，二千年來的烏煙瘴氣到此書而始一洗。讀了此書，再去讀詩經和童謠時，便不致受古人的騙了。

可憐這一本小小的書，被聖賢文化所壓迫，經過了一百多年，沒有人提起過；還幸而放在叢書裏，不致散失。李調元的故事，固然同楊狀元的故事一樣地在民間流行，可是楊慎還有丹鉛總錄一類的

書給士流引用而李調元沒有，所以他依然不爲士流所注意。這是我很爲他呼冤的。楊狀元的故事已給北新書局編入徐文長致事中去了。李氏的故事，一年前京報附刊的民衆週刊裏也登了許多。希望有人把它彙編起來，使得這一個爲正統派所唾棄而和民衆們接近的才子有在記載上出頭的機會。

現在學術界的範圍是放寬了，歌謠方面不限于才子纔能欣賞它，搜輯它了。我們應當順了自己的才性和興趣，或從文學的腳點去看它，批評它的藝術和情感；或從史學的觀點去看它，研究它的言語，文字，故事和風俗等。能設這樣，我們

將來可以開闢的新境界正多着呢。

『九層之臺，起于累土。』李調元

在歌謠界上已經行了奠基禮了。對於歌

謠有興趣的人們：我們應該怎樣地努力？

尤其是鍾先生，你看了四川人搜集廣東歌

謠的成績，你以土著的資格，將如何造成

一座九層的粵風臺，來報答這位客官的好

意呵？

顧頡剛 十六，四，三。

重編者引言

約莫，兩年前的時分吧，顏剛兄在《說月報》上所發表的《讀書錄》，有一條提到《粵風》這部書，稱它是很重要的歌謠集。對於民間文學頗有嗜癖的我，當時就想把它找來一看。但眼福真不好，自家寒酸的書櫥裏，沒有它的芳踪，且不待言，就是我們文化亢進的貴縣裏，也永遠遍尋不出它的影兒。原來，我之于它，是只好「聞名不見面」的，竊想。雖然如此，心裏總還時常的憶起它，希冀着有和它「一見如故」的時候呢。

這回，爲了偶然的機緣，重臨到這別來多年的廣州。什麼都還可放寬，看書的

饑眼，却是不可不趕着他飫一度的，在此當兒，這部久在渴望中的粵風，也就不免被我拜見了。果然，「聞名不如見面」，老話，畢竟說的沒有差錯，它的確是一部具有很高價值的藝術品呀，可憐掩沒有舊書堆裏，久被那些不識貨的讀書人所忽視了！

最近韻剛兄來信，要我把這書快些點讀了付印。這工夫，不消說，我是很樂意幹的；——雖然自知識力有限，並且此刻沒有過賸的時間，可以容我不慌不忙的工作——但這書裏面，共分四部：

2. 猺歌

3. 狼歌

4. 獐歌

這四部中，粵歌自然是很好懂的，猺歌雖有許多地方非看註不行，但大致還可說頗易明瞭，獨至于狼，獐二歌，便太難了！它的語詞，文法，簡直和外國語一樣，我們念起來，正好象在誦着音譯的佛經，全不懂得它裏面說些什麼；——「寬介留麼往，寬的歌智廣」，這些語句，和「阿彌陀佛」，「槃若波羅蜜」之類，有什麼分別！雖經我們好學的前輩李調元先生，辛苦的下了許多註釋，但費解的地方，仍然不少，句讀且不易，欣賞更無從說起了。

那末，我們標點了出來，大家怎能讀，又

怎肯讀呢？爲此，我正在躊躇着，恰巧

「今爾」——不知不覺的寫出了一個古典模樣

的東西，請朋友們恕我這無心之過——劉乾

初君，不知碰了什麼好風兒，提議把它翻

成國語，我一時也「茅塞頓開」，——又是一

個這樣東西，怪討厭的！——覺得非這樣辦

不可。俗語說，「十五貫——湊成的」，剛

巧我們貴校裏，又發生罷工風潮，使我們

得在絕糧的苦境中，——實在也不見得怎樣

苦，三餐雖然斷絕了，別的東西，仍得向

口裏送——猶豫地從事工作。現在那些譯稿

已大略草定，待再整理一下，便將編成專

書付印；而這部粵風也就只好永遠和它分

家了。

這書中，現改分爲三部：

1. 粵歌

2. 搖歌

3. 蛋歌

蛋歌只三篇，本來是附在粵歌裏面的，我因它有可以離開的理由，所以把它區分了。粵歌中的作品，並不是粵土普通民俗的歌謠，乃是一部份居民，名叫客家的所唱的「山歌」，——至少，在粵東的情形是如此——你們別疑我在這裏胡亂武斷，這是從我數年來收集歌謠的經驗發覺出來的。因爲它兩者，不但形式，內容迫似，簡直連語詞，句子，都有許多雷同的呢，——

客中沒有材料可供引證，不然，當使大家更能一目了然，知我的話沒有說錯。拙編有客情歌集一書，行將出版，屆時，當足資參證。

書中註解，爲多原本所有，間也有些爲我所添上的，本附于語句下，因求便于總查考及美觀起見，所以把它另列成一表，置手書後，讀者當不至于嫌其難于翻檢吧。

這本書的得以重行刊印，全賴頤剛兄的啓示，鼓勵與協助，這是我與讀者都應得感謝他的。

十五年十一月七日

敬文記于廣州珠江南岸

歌 粵

學 經